

百家小集
3



读书太少

王跃文
著



广东省出版集团
广东人民出版社



——
读书太少
——

王跃文
著

—— — — — —
廣東省出版集團
廣東人民出版社

· 廣州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读书太少 / 王跃文著. —广州: 广东人民出版社, 2014. 5
(百家小集)

ISBN 978-7-218-08745-0

I. ①读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58473号

Dushu tai shao

读书太少

王跃文 著

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出版人: 曾莹

特约编辑: 季东

责任编辑: 梁茵

装帧设计: 张绮华 张竹媛

责任技编: 黎碧霞

出版发行: 广东人民出版社

地址: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(邮政编码: 510102)

电话: (020) 83798714(总编室)

传真: (020) 83780199

网址: <http://www.gdpph.com>

印刷: 珠海市鹏腾宇印务有限公司

书号: ISBN 978-7-218-08745-0

开本: 889毫米×1194毫米 1/32

印张: 8.25 字数: 151千

版次: 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32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(020-83795749)联系调换。

售书热线: (020) 83795240

自序

我的这些短章，八字可状：心有所思，口无遮拦。

平生未经任何大事，所见所闻尽是人间寻常。本书文字所述，皆为烟火琐屑，鸡零狗碎；偶尔妄谈往古杂事，也多为书生迂阔之见，当不得真；亦或感时论世，照例识见浅陋，常为大方所笑。然心底磊落，无私心杂念，哪怕所思所虑悖谬荒唐，亦不觉有无可之处。既然如此，心底是如何想，笔下便如何写。

我至今仍是个循规蹈矩的人，恒以最本分的态度看世上风景，又以最真实的感受讲人间冷暖。人人都长着眼睛，要紧的是拿自己的眼睛看世界；人人都长着脑袋，要紧的是拿自己的脑袋想事情；人人都长着嘴巴，要紧的是拿自己的嘴巴

说人话。人人都这样做了，世界就会真实起来，自然也就美好起来。

一个老实人，说着老实话，有时候居然会觉得不识时务。亦常为之感慨系之。

聊以为序。

二〇一四年二月十五日于长沙咸嘉新村

目次

读 史

- 002 袁世凯的稻草龙椅
- 006 皇帝其实都知道
- 009 告别英雄
- 013 伏尔泰和年羹尧
- 017 权杖与华表
- 020 康雍乾
- 024 官话
- 027 你的石头砸向谁?
- 030 中国天天感恩节
- 035 素材与灵感
- 039 遥想当年高峒元
- 042 找个地方打铁去
- 046 康熙的真性情
- 051 老爷都有坏脾气

- 055 皇帝见农夫
060 皇帝也会打招呼
064 甲申事
074 雍正十三年
080 风水轮流转

浮 生

- 090 融入大地
101 想念一所房子
105 幽默的代价
108 读书太少
113 拍手笑沙鸥
118 太平街寻隐
122 我的成人礼
125 四十犹惑
128 碎片
132 枕头记
135 机场革命
138 板桥·扬州

- 144 海上万山行
148 几个真实故事

所 思

- 156 常识性困惑
159 被平均的大多数
163 浮世与浮想
166 别拿学问吓唬人
169 从自卑亭往上走
173 张爱玲住在楼上
176 关于屁股
179 羊毛出在猪身上
183 精神原创时代的终结
186 讲点别的
189 头发的长短与是非
192 匪夷所思
196 从传闻到传闻
201 信与不信之间
204 手气不好

检 讨

- 210 二十年小说创作之检讨
- 220 《小崔说事》准台本
- 230 零碎话
- 236 拒绝游戏
- 239 没法结局
- 243 发明一种文本
- 247 胡思乱想的日子
- 251 文章实难逾古人

—
读
史
—

袁世凯的稻草龙椅

袁世凯是颇有些新派姿态的。他提倡新闻自由，他的儿子便办了张报纸，只发行一份，供袁大总统独个儿阅读。他不搞个人崇拜，允许把自己的图像铸在钱币上，老百姓谁都可在他的头上摸来摸去；他哪怕是后来禁不住天下人劝进，奉天承运做了洪宪皇帝，也要把龙椅加以改革。人类已进入二十世纪，太和殿里那张坐过明清两代皇帝的雕龙髹金大龙椅，实在不合时宜了。西学东渐，科学昌明，国际交流远胜往昔，天下万物生机勃勃。洪宪皇帝的龙椅，也得同国际接轨，才不会被西方人耻笑。于是，袁大总统摇身变成洪宪皇帝时，登基坐的龙椅就是一张中西合璧的沙发。但毕竟不是纯正的西式沙

发，它是金銮宝座。高高的靠背上，有个大大的帝国国徽。如今最值得说的就是这个国徽了：圆形，径约两尺，白色缎面做底，上面用彩色丝线绣了古代十二章图案。

沙发欲柔软舒适，里面要么用弹簧，要么须有填充物，或许还有更高级的技术。袁世凯坐着那张沙发龙椅是否舒服自在，别人不知道。那龙椅虽然有些非驴非马，但在当时朝贺的洪宪大臣们眼中，实在是威武无比的。谁又料想这张龙椅只有八十三天的寿命呢？最叫人们料想不到的是天长日久之后，洪宪帝国国徽上的白色缎面渐渐断裂，里面露出的填充物竟然是稻草！有位供职故宫博物院数十年的老专家在著作里写到了这则掌故，应该不是讹传。

故宫博物院为了修复那张雕龙髹金大龙椅，耗时近千个工日，可见龙椅制作技术之精，工序之繁。谁有这么大的胆子，敢往洪宪皇帝的龙椅里塞稻草呢？如果把那人想象成预言家或革命家，知道袁世凯倒行逆施，日子长不了，只怕也抬举了。真是这样的好汉，他就早如蔡锷揭竿而起护法去了，绝对到不了袁世凯麾下去的。督造龙椅又是天大的事情，非几个工匠就能成事，必有相当于内务府总管之类的官员天天盯着。但督造龙椅的官员，不论官阶高低，谁敢如此胆大包天？或许某个工匠是位觉悟很高的劳动人民，看透了封建社会的腐朽，便背着督造官员，故意把稻草塞进袁世凯的龙椅里。不过这种想象，只可能在三十年前的革命小说里出现，显然是天真可笑的。

那么，只有一种可能：官场上弄得无比正经的事情，大家心里其实都明白那是儿戏。官场中人谙熟此道，再大的荒唐都做得出来。当年追随袁世凯的人，很多都是久历宦海的官场混混，从晚清混到民国，又想把民国变成洪宪帝国。他们最能从庄严肃穆的官场把戏中看出幽默、笑话、无聊、虚假、游戏等等，因而就学会了整套欺上瞒下的好手艺。既然大家都知道官场门径多为游戏，为什么还玩得那么认真呢？又不是黄口顽童！原来大家都明白，皇帝虽然喜欢杀人，但只要哄得他老人家高兴，赏赐也是丰厚的。管他游戏不游戏，玩吧！玩得转了，不论赏下个什么官儿做做，便可锦衣玉食，富贵千秋。

替袁世凯造龙椅的人早算计过了：要等到这龙椅露出稻草来，须得百年工夫。有着这百年时光，他们想做的什么事情早都做成了。督造龙椅的官员，早已福荫三代，赐公封侯了。那些抡斧拉锯的工匠，倘若运气不错，也早已由奴才变成主子，他们的后人只怕也做上总督或巡抚了。这个时候，如果稻草露出来了，混得有头有脸的后人，大可替显祖辩白。总得有个人抵罪，倒霉的大概是某位混得最不好的后人。也不一定真会出事，皇帝表示宽厚仁德也是常有的。如果后来真有袁二世或袁三世，他兴许会说：这都是猴年马月的事了，朕不予追究。只是各位臣工往后要仔细当差，否则朕绝不轻饶！

倘若袁世凯当时就知道自己坐着稻草龙椅呢？我想他也不会龙颜大怒，只把这口气往肚里吞了算啦！宰相肚里尚且撑

得船哩，何况人家是皇帝！袁世凯心里很清楚，如果离开身边这帮成天哄骗他的人，他是连稻草龙椅都坐不成的，他得坐冷板凳！

皇帝其实都知道

康熙讲究所谓以宽治天下，曾对大学士们说过一番话，大意是说，治国宜宽，宽则得众。若吹毛求疵，天下岂有完人？康熙还举例说，赵申乔任湖南巡抚的时候，大小官员都被他参劾过，难道全省没有一个好官？官之清廉只可论其大方面者。张鹏翮居官很清廉，但他在山东兖州做官时，也曾收过人家的规例钱。张伯行居官也清廉，但他刻了那么多书，而刻一部书非花千金不可。这些钱哪里来的？只是朕不追究而已。两淮盐差官员送人礼物，朕不是不知道，只是不想追究！

读了康熙这番话，方知官员清廉与否，皇帝其实都是知道的。似乎康熙也并不在乎官员是否真的清廉，只要大的方

面说得过去就行了。康熙提到的几位官员，在历史上都有清名，而最清廉的是赵申乔。偏是这个赵申乔，康熙好像并不怎么喜欢。有回，康熙又同大臣们说起赵申乔的清廉，这位英明天子并不以为然，说道，朕相信赵申乔是个清官，但作为封疆大吏，要说他一清二白，朕未必相信！倒是对明知其多少有些贪行的张鹏翮、张伯行，康熙宽宏多了。就我所读到的清史资料，康熙对这两位“张清官”颇多赞赏。

康熙朝被史学界称誉较多，但并不妨碍它出产贪官。贪官并不一定都会倒霉的。索额图和明珠都贪，前者死于监牢，后者得享天年。徐乾学和高士奇也都贪，徐被皇上罢斥永不叙用，高告老还乡仍被召回。赵申乔的儿子赵凤诏因贪污被参劾，论罪处斩了。原来康熙说，赵申乔确实清廉，但他养的这个儿子太贪了，应按律处斩！不能臆断康熙杀赵凤诏的真实动机，但他并不喜欢赵申乔这个清官，应是事实。康熙曾责怪赵申乔教子不严，赵便上疏，称自己“不能教子，求赐罢斥！”康熙看了他的折子，龙颜大怒：“今阅赵申乔所奏，其词意愤激，殊非大臣之体。”这时的赵申乔是户部尚书，因失大臣之体，挨了处分，戴罪留用。

赵申乔是否真的清廉，不必再去辩护。况且清官多酷，也有不是之处。就说赵申乔，他在湖南巡抚任上，把所有官员都参了，实在有些过分。奇怪的是康熙对官员之好恶，同他们官品之优劣，并没有多大关系。说桩公案，便知康熙如何

英明了。李光地和陈梦雷是福建同乡，又是同科进士。康熙十二年，耿精忠在福建造反，当时李陈二人正在老家告假，成了事实上的附逆之人。李陈二人密约，上“蜡丸书”给清廷，告知耿精忠造反详状。可李光地是个夺情卖友之人，上“蜡丸书”时独自具名落款。平叛之后，陈梦雷便成了附逆罪臣，逮捕下狱，贬戍奉天。李光地却扶摇直上，官至文渊阁大学士。李光地非但不救陈梦雷，反而落井下石。陈梦雷很是愤恨，屡屡上告，终无结果。多年之后，闹得康熙都知道了，就在巡视关外时，召见了陈梦雷。康熙却并不想昭雪冤情，而是挑唆陈梦雷说出李光地的不忠之状。陈梦雷倒是个君子，任康熙如何暗示、胁迫，他只说“李某负奴才千般万般，要说他负皇上却没有，奴才怎敢妄说？”康熙若是常人，即使不为陈梦雷的厚道而感动，也应为李光地的忠诚而欣慰。可康熙恰恰不是常人，他是皇帝，非常失望，而且气愤。他斥退陈梦雷，怒道：“你是个罪人，如何见得朕？你今日有话不说，自此后终无见朕之日矣！”原来，这时的康熙想整李光地了，只是治罪无凭。皇帝想治别人的罪，本可不用理由，但若能有些把柄，毕竟方便些。可见，皇帝用人整人，不太关乎官员们的奸忠贪廉，也不关乎国法纲纪。